

请问芳名

【日本】菊田一夫 著

谁是心上人？

心上人是我那远隔天涯的情侣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dark, stylized silhouettes of a man and a woman in profile, facing each other. The man's silhouette is on the left, and the woman's is on the right. They are positioned such that their heads are near the top corners, and their profiles are clearly defined against the light background.

请问芳名

【日本】菊田一夫 著

周 平 陈生保 译

谭晶华 莫邦富

江苏人民出版社

菊田一夫

君の名は

据日本宝文馆版本译出

请问芳名

(上、下册)

〔日本〕菊田一夫 著

周 平 陈生保 译

谭晶华 莫邦富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75 插页 4 字数 640,000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350 册

ISBN 7—214—00107—1

I·28 定价：(贴塑上、下册) 7.20 元

目 录

下 册

第三部 忘却的彼岸·····	1
----------------	---

(谭晶华译)

第四部 永远是新娘·····	201
----------------	-----

(莫邦富译)

第三部 忘却的彼岸

波 涛

以吹奏乐团和红色的会旗为先导，一队身穿工装的工人、官署的公务员以及学生们手挽着手行进在大街上。整条街道上充溢着人群发出的既非喧嚣、又非呼喊的声响，这声响由远而近地传来。

迎面走过游行队伍时仔细一听，才知那是工人们在合唱五一国际劳动节歌——说那歌声是浪潮一般的呐喊，也许是最合适的形容。队伍的后半部，吹奏乐团演奏的旋律听不清了，只有“嘿哟、嘿哟”的类似节日时的齐声喊叫，后面的人正在追赶排头的队伍。这声音不一会儿就象洪水一样漫过整条街道，一会儿又在大街的某个地方消失了。

这是1950年5月1日，是最后一个被允许使用皇宫前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的国际劳动节。

一个多月后的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一条思想的交锋线变为战火燃烧的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度叫得那么响亮的民主主义口号竟悄悄地变成了“纠正占领军过头的行政措施”这样煞有介事的言辞，社会的急流在人们不知不觉时开始逆转了方向。奔涌而下的波涛和湍急而上的波涛之间，产生了急剧的旋涡，到处是翻滚的浪涛。

——只能随波逐流了！似乎有人有这样喃喃自语。

对真知子、春树、悠起枝，还有修造、阿梢和阿朝这些既无力量又贫穷的人来说，是无法迎着波涛逆流而上的，他们每一个人或许都只能在波涛中漂向下游，以赢得生存。

6月25日午后，阿朝从满街嚷着卖号外的卖报者那儿买了一张号外。一回到她们的店里，修造就问：“什么号外呀？”

“听说是战争……在朝鲜打起来了……”

阿朝的声调充满着恐惧，她把号外递给了修造。

“我讨厌战争……正因为有战争，我们才得去干那种事……”

阿梢突然冒出一句，又闭上了嘴。大概她想起了自己夜间伫立在数寄屋桥上，专门同美国兵做卖笑生意的事，阿朝也许也有相同的回忆吧。悠起枝虽然稍有不同，那只是形式罢了，实情完全是一码事。

不管怎么说，在这些被叫做“夜女郎”的女人中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她们沦为“夜女郎”的过程也各不相同，然而至少阿梢、阿朝和悠起枝她们并不是甘愿选择这一条谋生之路的。正因为如此，她们对使自己沦落为“夜女郎”的战争满怀无限痛恨的感情。

这次战争又是哪个好战者发动的呢？姑娘们感到惊恐不安。

说起来这家水果店本来就是用修造送给悠起枝的钱作本钱开起来的。

“这家店就象是悠起枝为我们造的……可以的话，你也在这儿帮忙吧！”修造说。

从这天起，悠起枝便在水果店里当了出纳员，负责经手所有货款的出入。

原陆军少将、现在人形町水果店老板加濑田修造看了报道朝鲜战乱的号外，对十分恐惧的三位妇女说：“从前哪，我小的时候常听奶奶说极乐世界的故事……你们嘛，也许不知道，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以往了……”

对于在战后纷乱的世道中被迫沦为“夜女郎”的女人们来说，战争是她们唯一能够万般诅咒的对象。和她们相处很久的修造当

然十分理解她们的心情。

修造安慰似地说：“我奶奶……其实哪家的奶奶都会对孩子们说的……人死了肯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在地狱领地的河滩上，凡是经过的死者都要把河滩上的石头一块块地垒起来，不把石头垒好，就不能去极乐世界……可是，那个河滩上的鬼婆会跑来故意把死者好不容易堆起来的石块推倒。死者只能从头一块块再垒，他们永远重复地做着相同的事……老奶奶对孩子们就是这样说的……活着的人的生活和战争，与地狱河滩上堆石块的死者和鬼婆多么相象啊……谁喜欢战争呢？”

“我讨厌战争。战争，太可怕了……它把人们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直至彻底摧毁！”

悠起枝自战争结束以来，总算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现在，安宁的生活又要崩溃，那该令人多么悲伤呀。

阿梢和阿朝都不擅长算帐，修造对金钱帐目更是一窍不通。用阿梢和阿朝的话来说，悠起枝是“有学问的阿姐”，只有她能当此重任。要是眼下的生活再遭破坏，她们又如何是好呢？所以，悠起枝对修造诉说了这种担忧，诉说了她对战争憎恶的心情。

“不过，在大千世界中……有人看了这张号外，或许为新的大战即将爆发而正在得意呢！”

“大家都曾吃过那么多的苦头，想来还不至于吧……可是，世界如此之大，有人期望爆发战争，期望军需品的需求量增加，使他们发战争财，这种人怕也不少。真是人心难测呀！”

6月的大街上传来了今年第一次听到的金鱼商的叫卖声——这声音从战争爆发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一直没有听到过。这叫卖声带来一种和平的气氛，也使人感到了初夏的和暖。这当儿，远处的大街上又传来了卖号外的铃铛声。

战争与和平交替着走过同一条大街，这也许就是悠起枝、阿朝、阿梢和修造他们所生活的人世间的现状。

“对不起!”水果店门前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哟，是樱井先生!”阿朝对修造说，然后瞟了悠起枝一眼，嘻嘻地笑了。

阿梢责备似地说：“阿朝!”

听阿朝说樱井来了，修造站起身来迎上去说：“欢迎……今天来谈那件事吗?”

“是啊……要是有了新的订货自当别论……不过，今天来拜访想不谈生意。”

“请上二楼谈吧。”

“这样我也……”樱井好象注意着悠起枝似地说着，在修造的带引下走过店堂，上了二楼。

就在两三天之前，有个男子向悠起枝求婚，求婚人的使者就是刚才跟修造上二楼的那位樱井。樱井是在秋叶原有着事务所和大仓库的水果公司的职工，修造的水果店就是从这家公司批发水果的。向悠起枝求婚的人担任这个公司的经营部长，名叫仁科，樱井就是仁科派来的。仁科有两个男孩，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过着鳏夫的生活。那一天悠起枝代替修造去水果公司进货，仁科见了她，突然产生了重新婚娶的念头。

据樱井传给修造的话说，仁科的妻子是被燃烧弹直接命中肩膀致死的。临终时她说：“你……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好好活下去。拜托你了……我死后，只要找到心地善良的，求你再娶一个……只要待孩子好的，无论你和谁结婚都可以。”樱井说，她就是这样说着咽气的。

修造对仁科十分了解。悠起枝去进货时，仁科曾特地从事务所跑出来对她详细地介绍各种商品，所以，她也已经听到过仁科的话。仁科已到中年，看上去还算忠厚。

当天打烊后，悠起枝正要回荻洼春树的宿舍时，从修造的嘴里，再次详细地听说了这件事。“悠起枝，你大约也察觉了吧，今

天，樱井先生又来了……是为那件事来的。仁科越来越急切了……说是非要娶你不可呢。”

看来修造从樱井那儿已经详尽地打听了仁科的收入、家庭情况和其他一些问题。

“不过……这位仁科先生……他可能还不知道我刚到东京那時候做过些什么吧？”

“可我听樱井说，仁科并不计较你的身分如何。”

“我……一度做过的那些事……您把那事告诉他了吗？”

“不，我没告诉。”确实，修造是难以把悠起枝一度当过“夜女郎”的事对樱井一五一十地说清的。

悠起枝至少现在并不想和谦吾结婚。既然如此，那么这位仁科先生的求婚应该是她寻找今后人生的平坦大道的最好的机会了。然而，即使只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她还是为自己曾当过“夜女郎”而深感羞愧。“我并不为这种职业而羞耻。”当时，悠起枝常常这么说，她我行我素，好象丝毫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倘若她内心深处也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她住到春树的宿舍以后，按说还可以寻找机会，再回到夜幕笼罩下的大街上去的。

对方要是知道这一切还坚持要同自己结婚，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连一直庇护着阿梢和阿朝、那样理解悠起枝的修造，也对仁科保密，不肯把悠起枝的过去说出来。

“对方没有问，我也没有说的机会。”修造说。可是，要是对方问起，当他知道说出来后这桩婚事就得吹，是否还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呢？这是有疑问的。

修造最后又说：“悠起枝，你为自己一时在夜里伫立街头而感到羞耻，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做了比你更不该做的事呀。”

修造说了自己加入长岛一伙，参与走私砂糖的事。“我用走私得来的钱开了这爿店……你为自己所做的事羞耻，不就等于责备我所做过的事吗？”

战后，谁都干过诸如此类的事，谁都多少犯了一些过失，尽管各不相同。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这些伤痕隐隐作痛了。现在去指责当时做的一切，那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悠起枝深知修造那善良的心地，觉得再也不好说些什么了。“那么，让我仔细想想，如果有意……”

“行。首先还是要看你是否愿意……”

“请给我两三天时间。”

说着，她象往日一样回获注的宿舍去了。

北海道的来信

悠起枝回到宿舍二楼的房间里，看到桌上放着春树的来信。

悠起枝很想找春树商量一下这次仁科求婚的事，可是春树今年2月从佐渡回来一次，又马上到北海道去了，4个月没有回来过。

悠起枝坐在桌前，读完信后不禁嘀咕了一声：“春树……有自己的烦恼啊！”

一位平平常常的女人，尤其是一位寡妇，对仁科的求婚按理说应该感到幸福，可是自己却感到烦恼。悠起枝不禁为自己感到可怜，但读了信后，她更可怜春树。

“只要心眼好……”也许，这么说是对的。

摊在桌上的春树的信里说：

“北海道北见国①美幌……这个名叫美幌的火车站位于旭川至网走的铁路中间。可是，我所在的地方是靠近美幌岭的高原中央，距离车站很远。

“登上美幌岭，可以看到钏路国的屈斜路湖，湖的周围是一片原始森林，在寂静的湖畔看不到一个人影……从山顶望

①国：日本旧行政区域，有数郡之大。

去，平缓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北见国一带。现在是6月，青青绿草地上盛开着各种高山植物的花朵。

“然而，当我置身于草原那些不知名的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花簇中，驰骋的思绪该奔向哪儿？”

“已经4个月过去了……我为了忘记真知子才到北海道来的，我把自己隐匿在美幌高原的花草之中，不过，我还是忘不了她……”

春树自2月在佐渡和真知子告别回来以后，一直住在美幌牧场的朋友处，他帮着朋友搞些经营牧场的杂务。如今，他的马术已很不错，忘却东京的生活，忘记真知子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跳上裸马，在草原上尽情地驰骋。春树的信中这样叙述着。

“我一点也不想回东京，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知道真知子的近况。”

这是春树来信的最后一句话。

6月初夏的清风从打开着的窗口徐徐吹来……它吹拂着春树的来信，吹拂着北海道姗姗而来的新春。悠起枝忽然沉浸在真知子身世的回忆之中。

“该怎么办呢……真的……”

也许今晚有客人在，浜口家的西式客厅里传来了钢琴声，明亮灯光照耀下的演奏者正是真知子。据说钢琴演奏者的感情会通过手指传到琴键上，幸福时手指的喜悦，难受时手指的悲伤都会变成音乐从钢琴里流出来。今夜的真知子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呢还是郁郁不欢？琴声和窗户里的灯光一起传到户外……乐曲《献给爱丽丝》是静谧的、悲哀的。

一曲还没奏完，澄江不知是对真知子还是对胜则和德枝说开了：“哟，弹得多好啊！指法娴熟、准确，我可是差得远了。”

澄江的称赞给人一种言不由衷的谄媚的感觉。她是从德枝的

娘家仙台来玩的。这位姑娘和德枝有点相象，给人以木偶人一般的印象。

胜则在为妻子感到自豪。也许，他是怀着一种类似年轻女人为自己能买到称心的珐琅手镯而洋洋得意的心情，让客人听真知子弹琴的。不过，要是客人听了之后不象胜则那样大加赞扬，那又当如何呢。胜则可能会大为不满的吧。

德枝却很得意，她清楚自己推荐的来自娘家的姑娘钢琴弹得比真知子强。

胜则的妻子平时只把弹钢琴当作一种消遣，没想到现在丈夫却引以自豪地让她弹给客人听。胜则这个人，浑身上下是老爷派头、公子哥儿习性，他一旦知道客人的演奏比自己妻子还要熟练时，立刻对妻子露出不满的情绪，这个人真是个暴君。

至于德枝把钢琴弹得比自己儿媳好的外地姑娘请来，在儿子面前炫耀她的技艺并为此自鸣得意，这又算是什么意思呢？除了显示出她是破坏家庭生活的祸首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而且，演奏者对这些龌龊丝毫没有察觉，这真是浜口家的悲剧。

真知子从佐渡回来了，不过，回来后等待她的将是更大的不幸。

听了澄江那言不由衷的赞扬，真知子一边演奏一边说：“您这样夸奖……真让我不好意思弹下去了……澄江一定比我弹得好得多，让我们洗耳恭听吧，我要好好向您请教哪。”

“哟，让我教您……真知子弹得妙极了。”

听了妻子和德枝娘家来的姑娘的交谈，胜则开口说：“真知子的钢琴可谓‘牢骚钢琴’，她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总是独自呆在这间屋里弹奏钢琴，至于如何提高钢琴技巧，她压根儿丢在脑后了……”

“不过，艺术是高尚而又纯真的，难道可以把它当作排遣情思、宣泄牢骚的工具吗？”

澄江说完后，胜则接着说：“真知子嘛……大概是在为今后要生的孩子进行胎教……她说要让孩子将来也学弹钢琴哩。”

胜则的话里有一种掩盖自己难堪的意味——本来引以自豪的真知子的钢琴演奏，现在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评价。尽管他的话没有讥诮的意思，可是，真知子听了仍然很不高兴。

“真知子，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怎么样？”最后发出中止命令的是德枝。

其实，德枝不说，真知子也不想再弹奏下去，她觉得自己无法在这儿呆下去了。

“真是的，不好意思再弹下去了……”

“明明知道弹得不怎么样，还要在高手面前坚持露脸，真知子啊，倒还有这份硬挺的心思……真有你的啊！”德枝大声笑着说。

真知子真想一下子跑出房间去，不过，要是这样做，德枝又会指责说不懂得待客的礼仪了吧。

德枝把满腹哀怨的真知子丢在一边，对客人说：“澄江，您这次特地从仙台来我家玩，我们招待不周，让您受委屈，实在对不起。”

“不，很好。我喜欢弹钢琴，听别人弹奏，就知道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

德枝穿上了出门的衣服，她难得这样打扮。

“胜则，怎么样……你陪我们一起出去吗？”

“一起去。我穿这就行了。”

“哟，胜则也陪我们一起去……太好了！”

“夜里的银座真是美极了。听说近来街面已差不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夜逛银座，今天我还是头一次哩！”

“那么，你们二位先到大门口去吧！”

德枝就象赶人出门似地把胜则和澄江送到大门口，又突然对真知子说：“真知子，我们陪客人去银座，你留下来照看家里。”

“好的……”

“这一带还很不太平，你和阿清两人把门关好……”

“会关好的。”

“……你就别送我们了……阿清会送的……”

德枝按住想要起身的真知子说：“你可以弹你最喜爱的钢琴……有道是‘阎王不在小鬼乐’嘛。”德枝大概是想说句戏谑话吧。她欢快地笑着，急匆匆地走出西式客厅，随着“砰”的关门声，屋里只剩下了真知子一人……

大门口传来胜则和德枝她们嘻嘻哈哈的吵嚷声。不一会儿，他们走过离家很近的那片松林，走远了。真知子坐在钢琴前，猛地将额头贴在琴谱架上。

——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家里来呢？眼泪一滴滴地落在白色的琴键上。

尖阁湾的回忆

一家人出门后，真知子孤零零地坐在钢琴前，她想起了前一天胜则对她说的话。

“真知子……你经常说，做妻子的也应有自主权。就算你是说着玩的，这也说明你想获得妇女的某种权利。不过，如今世道有些变了！战后和战前不一样了，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不少。夸张一点说，现在倒是日本的男人低眉顺眼、忧心忡忡了。占领军来了，说日本男人独断独行，是封建家长式的，不合潮流。他们在教唆日本女人。不过，好在朝鲜又发生了战乱，占领军又需要利用日本男人了，现在的形势是重建日本军队已指日可待。这样，就必须好好奉迎一下日本男人……不管怎么说吧，这世道可能又会来一次大变的。社会上的人们把这称之为逆向而动。要真是那样的话，日本男人就会对女人提出的自主权不予承认啦。这种迹象在

各方面已经显露出来了……日本靠拢战争，我不认为是什么好倾向……不过，这是现实……真知子，确实让人不好办哪……社会又逐渐地倒回到无法确立女权的时代了……”胜则笑了，当然，这也许是随便说说的。然而，在这随便说说之中却带着一种刺激性的意味。

“她快要生孩子了，所以才回家来的。”难道是这个想法促使胜则说这番讥诮话的？

确实，正因为要生孩子，真知子才回到了胜则和德枝的身边，她期待着能获得他们的好感，使他们消除对自己和后宫春树之间的怀疑，希望他们对自己更和善、更关怀一些。再说，应该让即将诞生的孩子幸福，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这个念头使从佐渡回到家里的真知子忍辱负重，被束缚在这个家庭之中。不然的话，她为什么要回到如此冷酷的家庭中来呢？真知子是爱着后宫春树的。

真知子独自在宁静的西式客厅里呆着，忽然，她想起了寒冷的佐渡……那尖阁湾的凛冽的寒风和冲刷着断崖脚下的波涛。

气候是寒冷的，但是，那回忆却是温暖的。真知子闭上了眼睛。当时自己的模样，春树的话语，都象昨天刚刚经历过的一样历历浮现在眼前。

那一天的傍晚……在寒风凛冽地呼啸着的尖阁湾断崖的吊桥上……他们俩如同两条浑身湿透的小狗一样偎依着，互相温暖着对方的身子，久久地沉默着……许久，真知子才说：“这一定就是……所谓人的命运吧。”她的悲戚戚的声音好不容易从咽喉深处挣扎出来。

当春树听说真知子的肚子里孕育着的新生命即将诞生时，他痛哭流涕，然后，绝望地说服真知子，只有回到胜则身边才是为出生的孩子带来幸福的最好的办法。真知子说的就是对春树这句

话的回答。

“人的命运……也许是吧。”春树的声音在颤抖。

“人哪……对自己播下的种子，哪怕是一时的失误而播下的种子……有朝一日总会由自己去收割的。”真知子是针对自己和浜口胜则结婚这件事而言的。与胜则的婚姻并不是谁强迫的，即使伯父勘次硬是劝她出嫁，但是，最后愚不可及地作出这个决定的正是真知子自己。

听真知子这么说，春树不禁可怜起她来。“真知子……我真不想放你回去。”他放在真知子背上的两只手臂用力把真知子抱到自己身边。

也许是那昏暗的天色下冲击在断崖山脚上飞溅起雪白浪花的怒涛所发出的精力充沛的吼声使春树突然产生了如此冲动的感情吧。“我不想让你回去。不想让你……回去。”

“我不想回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想回去。”真知子在春树的臂弯中喘息，她呼出的是炽热的气息。

海上猛烈的北风呼啸着，好象要将他俩撕碎似的。为了抵御暴戾的狂风，春树把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在真知子的嘴唇上。尽管风吼浪啸，春树和真知子还是听到了各自的心在跳动。然而，他们又很惊慌，好象有谁在紧紧地追赶他们。两人相识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这第一次的亲吻为什么竟是如此悲戚……真知子是浜口胜则的妻子……他们各自的良心在自省，这是一个无限悲伤的现实。

过了一会儿，春树急切地说：“真知子，我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吧。”

“后宫！”真知子象患了热病一样紧紧地依偎在春树的怀里。

“你生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向孩子道歉……只要 we 真诚相待……”

“到哪儿去……到哪儿……”

“不管我到哪儿，我都要使你幸福。”

“后宫……”

“一起走吧……为了使你幸福，我甘愿承受任何惩罚……”

“什么时候……”

“明天，坐明天的船。”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到哪儿……”

“跟我走吧。”

“好……”

春树的脸颊紧贴着真知子的脸颊，泪水从两人紧贴着的脸颊间流下去。他们俩再也不愿分离。可就在这时，传来了信枝的喊声。她已经等不及了。“真知子……真知子。”

“啊，伯母来了……”

“真知子，你还是对伯母实实在在地说清楚好……请求她原谅。”

阿绫的呼唤声在狂风中微弱得一下便被吹散了。“真知妹……真知妹……”

怒涛在黑暗中呼啸，几乎要扑上吊桥。过了一会儿，信枝和阿绫走过吊桥向他俩走来，春树和真知子默默地迎接着她们。他们已经什么也不怕了。

春树打算带着真知子住到北海道的朋友那儿。从尖阁湾往回走的路上，两人乘信枝不注意时，商定了今后的去处。真知子打算对勘次说要回东京胜则家去，争取获准离开角仓家。船是明天上午11点钟从两津出发开往新泻的班船，到达新泻后再搭乘纵贯日本海沿岸的列车直达北海道。她和春树商妥后，春树就和阿绫一起回小木去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是命运在作祟吧，真知子象上次那个夜晚一样，身体极度不适，大清早就汗淋淋浑身濡湿，十分痛苦，可能是昨天整整一天受了风寒的缘故吧。